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2018年9月10日至28日  
议程项目6  
普遍定期审议

## 2018年7月30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普通照会

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致意，并谨随函附上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兼代表查尔斯·阿兹纳武尔(Charles Aznavour)致人权理事会主席的信，涉及阿塞拜疆提交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的国家报告(A/HRC/WG.6/30/AZE/1)中的内容和使用的语言，认为违反了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附件所述普遍定期审议的原则和目标(见附件)。

常驻代表团谨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将本普通照会及其附件作为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 6 下的文件分发。



## 2018年7月30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普通照会的附件

### 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大使 兼代表致人权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写信是为了提请你注意阿塞拜疆普遍定期审议国家报告中的内容和使用的语言违反了普遍定期审议的原则和目标(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

自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以来,阿塞拜疆一直蓄意违反普遍定期审议程序,试图扭曲应以“非政治化方式”并依照《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所加入的人权文书进行此种审议的实质。最初,这些违反行为只是老套地打断亚美尼亚代表的发言,并拒绝接受我国提出的任何建议(其中大部分是基于联合国监测机构的建议)。现在,阿塞拜疆利用其国家报告,进行有偏见和扭曲的解释,散布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虚假信息和宣传,进而转移国际社会对阿塞拜疆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的注意。

阿塞拜疆蓄意在整个国际社会散布谎言,试图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说成是一个没有法律和秩序的“不受控制的领土”。现实恰恰相反:与阿塞拜疆不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正式名称为“阿尔扎赫共和国”)拥有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和议会、透明和问责的司法制度、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独立的人权维护者和自由的媒体。

自独立以来,阿尔扎赫人民连续举行了自由公正的选举,以民主方式更换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是阿塞拜疆世袭政权未能为其本国公民做到的。

我现在想谈谈阿塞拜疆国家报告中的一些误导性内容。

首先,阿塞拜疆对这一冲突的定义进行歪曲解释,目的是贬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的自决权利,错误地将自决权说成是恢复领土完整的问题。人民的自决权是具有约束力和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其实施源于各国的国际承诺和义务,首先是《联合国宪章》和两项公约。此外,如果一个国家对人民行使自决权的和平愿望回应以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只会使这种愿望合法化,并使侵略者失去对这些人民行使权力的可能。

第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唯一国际授权解决方案是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阿塞拜疆企图破坏这一机制,通过武力威胁获得单方面让步,这仍然是在相互妥协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达成解决办法的主要障碍。

阿塞拜疆过分引用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是冲突的直接当事方。试图引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将亚美尼亚说成“侵略者”是完全错误的,是对决议内容的直白玩弄。这些决议只是要求亚美尼亚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施加影响,以解决冲突。尽管亚美尼亚和国际调解人做出了各种努力,但由于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继续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致使冲突迄今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 2008 年通过的大会第 62/243 号决议,应该指出,这是一项非约束性决议,仅有 39 个成员国赞成,154 个国家或反对或弃权或没有参加投票。最重要

的是，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的联合主席——法国、俄罗斯和美国投票反对这项决议，认为这项决议将妨碍平衡和持久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进程——这一事实表明了该决议的消极后果。

我想提请你注意阿塞拜疆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统计问题。如果人们相信阿塞拜疆的官方统计数据，那么 90 年代初以来流离失所人数在不断增加，这表明在近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个国家在侵犯他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事实上，需要实施难民有效融合的政策，作为成功的难民保护制度的关键环节。阿塞拜疆政府采用误导性的统计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方法。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子女和孙辈也被登记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根据普遍定期审议国家报告，这一数字达到 120 万)。这一原则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E/CN.4/1998/53/Add.2)相背离。

阿塞拜疆的世袭政权错误地将其他人民的文化说成是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曾生长在其自己的领土上，却被强行驱逐或同化；即使这些主张对阿塞拜疆当局来说似乎也是特别徒劳的，但它也不回避以相当暴力的方式摧毁其他人的文化遗产。仅举一个有记载的例子：Jugha(Julfa)的亚美尼亚中世纪墓地在和平时期被阿塞拜疆当局故意摧毁——以消除这些土地上土著亚美尼亚人口的痕迹。由于这些野蛮的行动，今天在 Nakhijevan 已经看不到曾经繁荣的亚美尼亚文明留下来的痕迹。

关于阿塞拜疆将“严重侵犯”错误地归咎于亚美尼亚，我想提醒 2016 年 4 月的阿塞拜疆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这是 1994 年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签署三方无限期停火以来最危险的冲突升级。2016 年 4 月阿塞拜疆发动侵略行动的同时，还实施严重和可怕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包括对和平平民的暴行和伊斯兰国方式的犯罪，如斩首亚美尼亚平民和军人，割他们的耳朵和鼻子，羞辱尸体。从阿塞拜疆的攻势一开始，就故意和不分青红皂白地将阿尔扎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平民基础设施和人口，包括亚美尼亚儿童和老人当为攻击目标。亚美尼亚和阿尔扎赫呼吁国际组织访问阿尔扎赫，评估阿塞拜疆军队在 2016 年 4 月侵略期间侵犯人权的情况和严重性。与这一立场相反，阿塞拜疆不发许可，也不允许国际组织代表进入。

我想说明一下关于阿塞拜疆公民 Shahbaz Guliev 和 Dilgam Askerov 的刑事案件——他们是破坏分子，2014 年 6 月 29 日非法进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并持有武器和弹药。他们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执法当局以非法越境、非法拥有武器、从事间谍活动和武装绑架等罪名拘留。我们不得不提及 Hasan Hasanov 团伙的第三名成员谋杀了 Sarkis Abrahamyan 先生，绑架并谋杀了 17 岁男孩 Smbat Tsakanyan，严重伤害了 Karine Davtyan 女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执法人员在 Hasanov 进行武装抵抗后将其枪杀。随后逮捕了这些阿塞拜疆杀人犯，2014 年 12 月 29 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初审普通管辖法院判处 Guliyev 和 Askerov 入狱。我希望指出的是，根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刑法》，为凶手委派了律师，以便接受公平审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审判。

在提及“Chiragov 等人诉亚美尼亚案”的判决时，不应忘记欧洲人权法院在同一天(即 2015 年 6 月 16 日)作出这项判决的同时，还就“Sargsyan 诉阿塞拜疆案”作出类似判决，涉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造成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财

产权问题。在 Sargsyan 和 Chiragov 两起案件的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强调“所涉当事各方有责任找到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并期待通过谈判获得和平解决是唯一解决途径。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阿塞拜疆国家报告也在这里隐藏重要事实误导国际社会。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阿塞拜疆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交的国家报告中存在若干程序性违规，包括将一个与人权无关而且不符合普遍定期审议的关键目标之一(“改善实地的人权状况”)的相互矛盾脚注塞进案文，我非常希望在目前提交第三轮报告时，能够尊重平等对待所有国家的普遍定期审议基本原则，从而有助于加强普遍定期审议作为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公信力。

常驻代表  
查尔斯·阿兹纳武尔大使